

花开花落不间断

春来春去不相干

金蘭作品評論集

王向峰／主編



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春風文艺出版社



金蘭作品評論集

王向峰 主編



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春風文艺出版社

© 王向峰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兰作品评论集 / 王向峰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5313-3833-8

I. ①金… II. ①王… III. ①文艺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4025号

金兰作品评论集

责任编辑 常 晶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冯晓驰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 mm × 240 mm

字 数 226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ISBN 978-7-5313-3833-8

定价: 55.00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25872814-2050

序：文本在评论中升华

王向峰

金兰在繁忙的领导工作之余写了很多诗歌和散文，出版了诗集《金兰草》《金兰诗》《人生杂咏 60 首》；散文集《金兰散文》《女人有泪》；还有配有诗文的摄影集《中华旗袍》《花魂》《阳光里我的幼年》和《风韵年华》等，可谓审美创作情趣广泛，才华横溢，成果丰富，追求有成，不论是在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中，还是在全省的厅局级女干部中，她都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是母校师生共同为之骄傲的一位校友。

金兰在辽大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党政机关工作。她不论在中央局和省、市、区的哪一层党政部门工作，都有其自励自强、正直坦诚、明快果决的立身行事的特点，得到上下左右的支持和肯定，因此，比较早地就得到了重用，并不负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职司的职能，留下了为人称道的行政业绩。在本集评论中，王充闾和王秀杰两位同志的文章，比较多地写到了这方面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的许多背景条件，这些都是金兰诗文中未曾直接涉及的内容，尤其是他们对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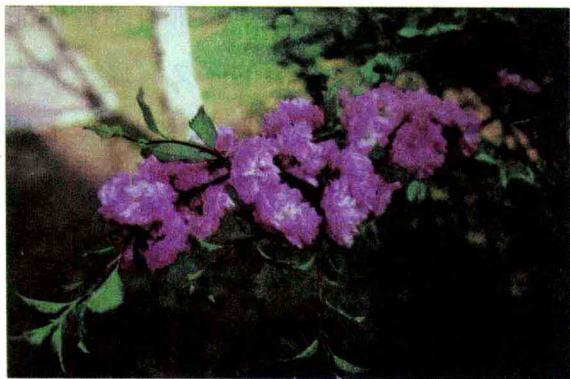


兰由知人而论及其诗文的表现，是以“作者的行为、素质与诗文的格调、内蕴”进行比照阅读的非常评论，并显出评论与散文的文体间性，读后可以情理兼得，收获更多。此外其他许多人的评论，虽非是直接以作者为人与其作品进行比照评论，但也都是在知人的前提下写着评论诗文的文章，因而也都是在做着诗文即人的双重评论。

在这部评论集中，许多文章都从不同分析角度切入金兰的诗文作品，不仅有艺术的欣赏，更是在赏读的基础上探寻其诗文的艺术特点，做出特质的归纳，见出作家的风格特点。如充闾的评论从表现内容上考量，就从金兰的诗文中抽取出五个特征，即“贴近时代，目注苍生”；“真情灼灼”，关注女性；“长于分析，思辨能力较强”；“富有美的蕴涵”；“悲剧情怀”加以具体分析。张毓茂的评论文章从金兰诗文的情真意切、质朴无饰和笔力深微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发现了许多评论文章未予注意的精妙之处，显示了专业学者具有的评论水平。牟心海的两篇评论，分别评论了散文和诗作，在评论《女人有泪》的文中，则侧重于艺术表现方式的分析，论证了“女人之泪是情感的表达”；“篇章中意象的营造与情的凝结”；“真诚的叙事与人生的叩问”等几个方面，与充闾的评论正成文质契合的分别深入，实现了对于金兰诗文艺术的体与式的全面揭示与彰显。

与上述重在全面深入评论不同的是本书中的多篇文章对于金兰诗文的专题评论，这些评论家是从诗文作品中发现了审美表现的实践范畴之后，在一个艺术表现点上扩展开来，在专有的视角上把实际的艺术表现上升为理论范畴的论析，达到了重点的深入，这标志着被评论的作品内涵已经扩展有一定的广度与积累有相当的深度。实际上，金兰的诗文中可立的评论单题确实是很的。王春荣的评论发现金兰的

散文有许多小说元素，她以散文“破体”的角度加以搜寻展示，深入了对于金兰散文的专有分析。吴玉杰以金兰的“文化人格”为视角，进入文中追踪蹊迹，以人统摄着文，以文印证着人，践行着人文互证的逻辑脉络。本书中收有赵慧平的两篇评论，所论的问题涵盖量都很大，他分析得也十分认真。其中一篇是从金兰以散文体式“珍藏心灵”的角度深入展开，进入文本中提取多方表现，完成了题旨的表达。而另一篇题为《金兰的文学世界》的评论，则从作者的心灵世界、艺术境界和女性视角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具有开阔的分析眼光和见地。而笔者的一篇以“诗意安居”为中心的评论，则侧重发掘金兰诗后的审美意蕴，从象表、象下和象外引发出诗人意到笔未到的韵外之致，显示评论者与作者所可能有的主体间性之所在。王今胜与金兰是同窗又同事，他对金兰散文写的题材本身即素有了解，在评论前又熟读了作品，因此他知人又知文，所以他的评论对作者及其文章则多具评传意味。高健的评论对金兰从“女性、理性、率性”几方面展开评析，是



由论人而论文，由论文而评人，文章旨归于“风格即人”，在评论方法上他归结为：“当现实生活的混沌使我们不能清楚地看一个人的时候，那他的文字就成了沟通的最好路径。”

轩小杨的评论以金兰散文的女性视角为分析重点，全面考察了金兰散文对女性题材的选取、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在叙事方法上的柔情款款的笔调，揭示了金兰散文的审美特点。陈淑珍和晴川的评论以简短

篇章，说出了读后的真实感受，可以引发人进入作品对象细加品味。康启昌对金兰散文以散文的笔调加以评论，独到的见解以文学性的语言托出，三篇文章有长有短，写得从容，读起来顺畅，这是她一贯风格。刘迎初的评论角度特殊，他以“人生”二字概括金兰散文的总主题，谈论他从文中所获得的感动，一一说着诸如作者对生活的热爱、真情的坚守、对大地的依恋和人生的追求等等。如此等等的评论，使这本评论集大大超越了那些单纯介绍和赞扬作品出版的书写方式，取得了文艺评论的学术品格，评论集能达到这个地步，是很难得的。

收入这本评论集的还有几篇是金兰诗文集出版时在书前载录的序文。如徐放的序文《真诚的心，纯朴的美——序金兰草》，以通读记感方式，写着他在金兰的五七言诗中发现的真诚、朴实、敏锐、情深的诸多令人欣慰的特点，笔调如行云流水，赞赏之情溢于纸上。端木蕻良给金兰的散文集《金兰散文》写的序文《序〈金兰散文〉》，以大家散文的笔调集中于感情表达的题旨，从四个方面予以评价，对金兰散文的文朴情真、激浊扬清、巧现警策、语淡意浓等特点，都有结合作品的分析，显示了作家写评论文章的特有眼光。林声的序文《序〈人生杂咏 60 首〉》，对于金兰的这本自由体诗，以精要的文字，对金兰“把诗与摄影融为一体，又以花魂与诗哲合璧写出的作意”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徐彻的序文《令人心灵震撼的〈女人有泪〉》，非常细致周到地细读文本，围绕书名与书内诸篇一脉贯通的“女性”主题充分展开，从散文集中提炼出的五个分主题，如“顽强不屈的女性”，“心地善良的女性”，“遭遇坎坷的女性”，“爱情苦涩的女性”，“心理扭曲的女性”，在这些主题句下，连缀着书中的各篇文章，在评论上既有全面性，又有深入性，使散文集大为生色，也引发了读者的兴趣。徐彻对金兰

散文除了在序言中有全面评论，又有专文从八个方面分析了艺术表现的特点，可以说是非常充分的分析评论。

吴成槐的评论是专论金兰摄影艺术创作的，这是对金兰诗文创造之外的审美能力的肯定。金兰的摄影确实是眼光独具，技艺高超，令人惊赞。如吴评所指出：在她的镜头前，人、景、物契合为一，其中广泛渗透作家的想象力与洞察力，使一幅幅作品成为以感情铸魂的超越性的创造。吴评又能具体到单幅作品的艺术评点上，显示了评论者的专业眼光之所在。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艺术作品是属于作家艺术家的，作为文本它在被接受过程中，不论其原本意义为何，受众与评论家在接受中发现与赋予的意义，才是作品变成文本后的现实意义的实现。对于金兰的诗文、摄影创作，显现在本评论集中的理解与评价，大体上也是如此。只是本评论集中的评论文章，都是细读作品之后以作品实际为评论的出发点，在充分肯定作品对象的本有意义的基础上言说着自己的感受与认知，虽有见仁见智的区别，但却在见识纷呈中体现着作品的艺术张力。写到这里我特别突出地感觉到，一个作家艺术家的作品能被众多的接受者接受，被许多评论家评论，都是对作者的心灵安慰和劳动的肯定，所以这种接受与评论，不论有多少人数，有多少誉度，都是很幸福的。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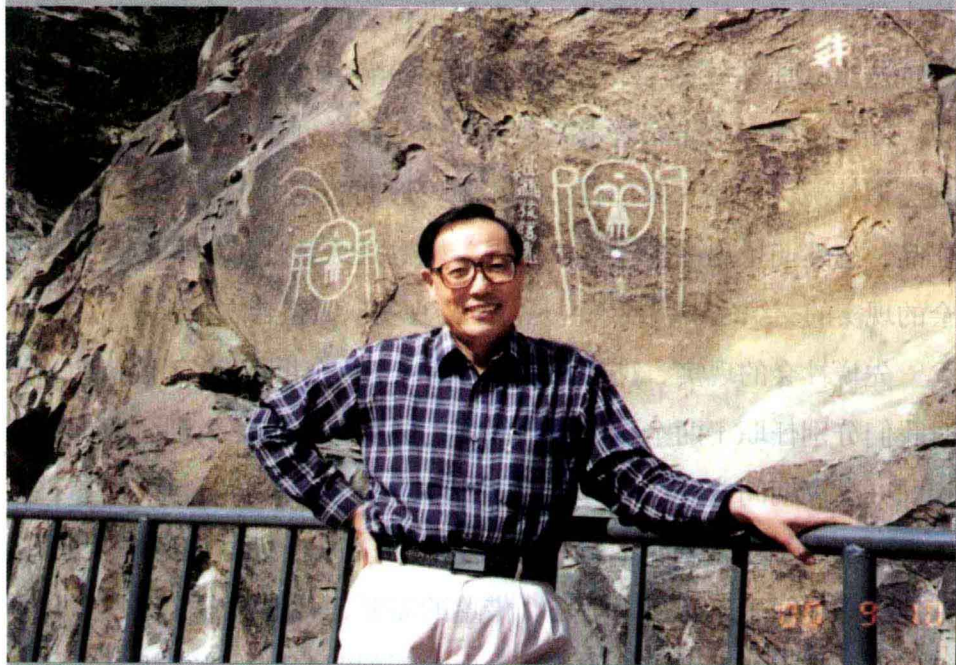
1	序:文本在评论中升华	王向峰
1	剑胆琴心	
	——于金兰诗文漫评	王充闾
9	于金兰诗文漫评	张毓茂
16	真诚的心 纯朴的美	
	——序《金兰草》	徐 放
23	序《人生杂咏 60 首》	林 声
26	面对人生的真诚抒怀	
	——谈于金兰的诗歌创作	牟心海
32	融情人理的诗意安居	
	——读于金兰的诗作	王向峰
40	大地之魂与生命之悟的艺术创化	吴玉杰

44	金兰诗画 金石声韵	
	——读于金兰《人生杂咏 60 首》	谢 明
49	写出一片情 燃烧一团火	
	——读于金兰诗集《人生杂咏 60 首》	李景林
54	品花之韵 悟花之魂	
	——于金兰《人生杂咏 60 首》读后	晴 川
57	序《金兰散文》	端木蕻良
62	令人心灵震撼的《女人有泪》(序)	徐 彻
73	壮哉,斯文	
	——《金兰散文》的艺术特色	徐 彻
80	老柏摇新翠 幽花茁晚春	
	——读金兰散文有感	王今胜
90	侠骨柔肠女丈夫	
	——读《女人有泪》有感	陈淑珍
94	解读《金兰散文》的主体精神	王春荣
102	珍藏心灵的《金兰散文》	赵慧平
115	金兰的文学世界	赵慧平
130	香草兰心	
	——读于金兰散文	康启昌
137	天堂里的发现	
	——于金兰散文《蓝太阳》赏析	康启昌
139	再现自我理想的情愫	
	——读于金兰散文《巩乃斯之夜》	康启昌
141	《金兰散文》的文化人格	吴玉杰
148	女人情河的波澜	
	——读于金兰的散文集《女人有泪》	牟心海
156	挚爱亲情女人心	王秀杰

164	女性·理性·率性	
	——读于金兰的散文集《女人有泪》·····	高 健
170	金兰散文的女性视角·····	轩小杨
180	散文“破体”写作的又一实例	
	——谈金兰散文中的小说元素·····	王春荣
188	独具慧眼 妙手生花	
	——浅议于金兰摄影作品·····	吴成槐
192	一首寻常又不寻常的人生之歌	
	——读于金兰同志的三部著作有感·····	刘迎初
200	附录 1：于金兰谈创作	
208	附录 2：于金兰诗文选	
277	心灵家园(后记)	

剑胆琴心

——于金兰诗文漫评



王充闾

听一位善饮的学者讲：一个喝酒的人，可以活一生而过两辈子。因为酒喝到微醺之后，与社会现实相对应的心理现实便出现了，表现为另外一种情态。这种情境出现之后，往往能唤起潜在的意识 and 诸多幻想，仿佛进入一场梦境，其中含蕴着他整个人生阅历与实践经验。我不会喝酒，自然也就缺乏那种奇妙情境的切身体验。但这种说法我是认同的，并且觉得可以推演到宗教与艺术的境界中去。

人在一般情况下，确确实实只处于一种情境，或曰一种现实。比如，农民种地也好，商贩经营也好，教师执教也好，无一不是踏踏实实立足在大地上，亦即处于各自的一种现实情境里。可是，在宗教信仰中就不同了，仙乡与浊世，或者阳世与冥间，在一个信徒的头脑里层现迭出，那种现实与幻境迷离惆怅、纷然杂陈的双重情境就会出现。同样，当一个作家艺术家全身心地沉浸在创作状态之中，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对此我倒是有实际体验。近期通览了于金兰同志的文艺作品，忽然萌生出一个想法：原来，她也是经常处于心理的现实与社会的现实的交织之中，或者说是艺术与现实双重组合之中。

先说社会的现实。我与金兰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当时我们分别任职于两个相邻的地级市的党委，职位、级别、职责范围相同，会议期间或逢节假日，常常相互走访，交流学习、工作的心得体会。那时，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人际关系良好，人们好学上进，精神振奋。同志之间出于学习、借鉴的需要，各地横向交流较多，不像后来偏重于上下级关系的疏通，也并不刻意营谋给上下级打下什么“政绩”烙印，而主要是自励自强，“反求诸己”，功夫下在提升一己的实际本领、人文修养与做好本职工作上。这样过了四五年，我们又相继调入省级领导机关，分别在宣传与出版部门工作，更是相知相重，

相互支持，有时从工作出发，也会就不同意见争论得不可开交。

从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我认为金兰同志是一位有个性、讲原则、很刚直的女性。自主意识较强，不肯随俗俯仰，更不要说阿谀奉承、逢迎谄媚了。这样，有时也不免遭到某种误解以至孤立，自然也会感到有些苦闷与迷惑。但似乎并未看到她从此改弦更张，而是依旧我行我素。这一切都是秉性使然，即便要改，怕也是很难的。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向来讲究“文如其人”、“言为心声”。可是，



说来也有些奇怪，金兰同志那种刚直不阿、清高耿介的个性却很少反映在她的文艺作品中。就是说，在她的散文、诗歌、小说以至摄影等艺术作品中，呈现的内容与格调倒是情深意切，柔情似

水。借用清人郑板桥画竹、咏竹诗句，叫做“一枝一叶总关情”。对于英美新批评派的观点，我一向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研读文本就是一切，用不着去过问作者的生平经历、行为、气质。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向作者求援是文学批评家无能的表现。”那么，金兰同志诗文作品是否可以作为此论的佐证呢？不能这样判定。在我看来，这是两个意蕴不同的概念。就是说，这里的问题不是作者的行为、素质与诗文的格调、内蕴两相悖谬，而是作家的两种现实、双重情境在艺术创作中的不同映现。

金兰同志虽然身居领导岗位多年，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坯子。她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是异常丰富的。她幼怀聪敏，酷爱诗

书，具有丰富的艺术细胞和领悟能力，后来入读大学中文专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参加工作之后也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圈子。灵明的心性和深刻的心理体验，以及充分感性化、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和审美体验方式，经过长期的氤氲、发酵，形成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原动力与不懈的向往、追求；而这种独特的灵性超越与感悟，对于文艺创作无疑又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她是一个十分执著的人，前进的目标一经认定，便以矢志不移的耐力和刻苦勤奋的精神，拼力促其实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些诗文集与摄影集，有些是在紧张繁杂的工作之余完成的，更多的则问世于离开实质岗位之后。卸除了沉重的工作担子，过着净水闲云、波澜不兴的退休生活，闲暇时间多了，心也沉静下来，般般往事汇聚心头。对于世俗的钻营奔兢、琐屑营谋，本来她就没有什么兴趣，待到脱开红尘扰攘、浮世纷争，离群索居之后，就更加潇洒从容了。于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呈现出一个半是实在半是空灵的精神世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就是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而经常的状态是，现实的物质世界渐行渐远，虚幻而空灵的艺术世界则日益贴近，直至完全沉浸其中。

元代诗人有“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舒”的句子。由此，人们常把那些赋性刚直、耿介拔俗却富有生活雅趣、艺术情怀的人，形容为“剑胆琴心”。我觉得金兰同志庶几近之。人生、人性是七色斑斕、丰富多彩的。鲁迅先生诗云：“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原是人之情亦理之常也。联系到文艺创作规律，就更容易解释了。列夫·托尔斯泰说得好：“艺术是人类生活中把人们理性意识转化为情感的一种工具。”文学艺术是主情的。怎能设想一个女作家竟会是形同槁

木、情感匮乏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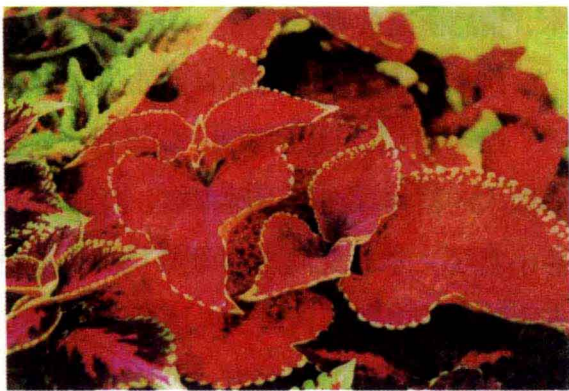
细加研读，可以发现金兰同志的诗文有如下一些鲜明的特征——

贴近时代，目注苍生。文学是人学。人的思想情感，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现实中最基本的存在。金兰同志起于基层，尔后又到上层领导机关，广泛接触实际，饱经世事沧桑，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于人情世路有深切的感悟。她的散文绝大部分都取材于身旁的现实人物。人的生存价值、人的命运铺排、人生道路抉择，是她观照的焦点。创作中，她不习惯于引经据典，说古鉴今，作品里见不到那种凌空蹈虚的空泛议论和“发思古之幽情”的书卷气。也许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吧，生命中存留的般般往事，也时常悄然涌动，这样就有了对于过往生活的碎片整理，但无不根植于现实的触发，又着眼于实际问题的探索。总之，都是奔流的情感寻找诗文的形式，而不是先设定精巧的形式去填充情愫，也就是因情造文，有感而发。像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自己选择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

真情灼灼，尤其是对于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有着特殊的关注。她的散文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情真意切，“笔端常带感情”；二是绝大部分写的都是女性。她以一颗平常心，通过情思隽永、富于质感的笔墨，状写那些质朴无华而命途多舛的寻常女性。一部《女人有泪》，无论是真实纪事的散文，还是少量的想象虚构作品，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无论是描述长辈晚辈的亲人，还是叙写老师、朋友与同事，甚至素昧平生、匆匆一面的他乡过客，全都是做女性方面的文章。她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饱含深情地，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现女性的个性、命运、心灵，刻画她们的爱恨情仇、苦乐悲欢、坎坷际遇，生存中的种种无奈。其中有赞美，有悲慨，有感叹，有讽喻，而主调

是深切的同情。读后令人久久沉思，甚至欷歔不已。

长于分析，思辨能力较强。作家表现生活、介入生活，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生活的审视者；一种是生活的追寻者。前者



者多为阅历丰富、饱经风霜的过来人。对于生活，在介入过程中，抱着审视与探究的态度。后者或初涉世路，或纯任天真，经历就是体验，写作就是精神跋涉的实录。金兰同志显然属于前者。鉴于“文革”对于人性的摧残和人情的扭曲，她在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与重新思考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她的几部诗作与散文，大多都是对于生活的审视与回味。写作手法，深得梁·萧统在《昭明文选》中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真髓。有的是直抒胸臆的理性辨析，有的是在富有真切的感受、深刻的内涵的基础上，营造出一定的意境、意蕴、意味，并以美的形式和诗的语言出之。她也状写自然景物，比如花卉，但都是赋形于此而义归于彼，纯然吟风咏月的几乎没有。她的一部诗集名为《人生杂咏 60 首》，里面分成两部分，一曰《魂》，一曰《悟》。每一篇诗作都配有大幅鲜艳的花卉照片。可是，如果你以为作者是以散淡的闲情状写奇葩异卉，那就错了。实际上，她是借助花卉来讲哲理，诉衷情，说命运，道人生的。一幅《草菊》的题诗是这样的：“你有的 / 我可以有 / 只是无心去追求 / 因为 / 生不带来 / 死不带走 / 我有的 / 你却未必有 / 因为 / 人生的真谛哟 / 难以铸进你的心头”，这真是典型的借题发挥，夫子自道；或者说是“借草菊的酒杯来浇自己